

後村居士集

八

後村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烏虜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移書千里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尚夔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旄素帷都人相吊公去安之矧二三子父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辨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烏虜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剝落虛驕踐履真純外無光怪中含至珍鑿悅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處縉紳戰戰兢兢便便恂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相噴脫屣遺榮舉扇障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蒼黔舐望膏澤乂屯及上親政

起公于閩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狷南吹其聲信信投公斧鉞指麾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墮營壯圖莫伸烏虜哀哉長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麟歲行甫周奪三良臣當寧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虜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履歷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尔後學者散無宗主北面它師尊禰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雖微肝肺畢吐皆昔坐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藁對語有記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留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將待之厚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虜幼為先生門生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紀築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窆有繫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先生不死烏虜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閉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蕭然我已情
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
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
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鈎索鈔纂網羅貫穿曾有
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空大節偶
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華顛晚過端平
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闈靡勤不宣議
挈網維奮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痺攀議抑僥倖杜絕
拔緣衆方信信公獨惓惓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

少中

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輿船
寄家蕭寺禪榻茗煙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
來刺衣一春闊踈驛堠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僊驚呼
失聲腸熱涕漣烏虜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珽
藏家遺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
端明名重溥乾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
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爲給諫
命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遽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
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誰祛有瑕
誰鑄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之峰手營言原梧楸老

矣稚竹可掾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翾
覆酒奠芻滿淚入泉烏虜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烏虜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亦
諫止於邊隙各蚤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訕雖里巷之
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金孰若晚而全璧慨
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
瘍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虜自我來哀朝
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偃之室
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如密憶開酒尊且餞召駟我
拜手而起賀公深鑿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
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虜言猶在耳追記歷
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酌感慨填臆既深爲州
里哀又重爲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嗚呼早客闡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流涕請
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督府
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謹且怒二
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湓浦二十
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齟

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今合
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
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直補西風吹訃老懷
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玉謝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
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奚爲齋志千古
上無統歸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
來醜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於庫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煦沫而相親此
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筭結果豈冠之
舒翹亦鯁論之廟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茅蘄曰
始謀之輕仇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耻肇悅之
爲悅寢掖庭之貶封沮戚畹之旄鉞暨批敕於銀臺益
砥礪於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拮撫於瑣屑其尤大者
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
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况平生之
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襍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
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留落於江鄉寢闊踈於
京澗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
遽奪於賢哲嗟寶鑑之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

長慟愴泉臺之永訣莫英爽之來臨歎故人之薄歎焉
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虜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謫墮濁冗端平之
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箴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
公質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
公著龜相去客逐公從發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
惓惓欲拯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
益火後一封讀者喑喑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
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告咎公

之奏篇與訃俱傳美政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
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
董爲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
少於先儒蓋多難疑晚於時賢不苟和隨成韶文章玉
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
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我則不
敢烏虜哀哉

祭崔相文

烏虜昔據儀真公爲楊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
歲人物稀踈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

我方困讒跋扈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
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逐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
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童
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
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
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侶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
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
恨曷時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
旋馬之廳我有東芻薄言陳之公其吐諸烏虜哀哉

祖祭崔相文

同諸司

烏虜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台衮以初服終世所謂
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
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尚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
道汗隆方餐秋英忽仆寒松鼇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
人斯孰不哀恫烏虜高於二踈潔於兩龔國僑之患史
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
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烏虜哀哉

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烏虜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伯及與公
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

着鞭青雲有徑其捷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
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薦口當軸
挽留公力請麾其視遠民略不鄙夷琛臺弄印璽書就
界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國人景行吾輩得朋合并云始
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
人鼎足訝公不來坐聞呼鑿屏樂覆杯疾馳至門不可
爲已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爲天位不爲卑故鄉差
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穉幼
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爲善之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
復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烏虜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畀他人類
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嗇蘊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
大槐如炊黃梁賈胡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烏虜端嘉以來國脈如絲藥不對證上婁易鑿公相最
晚公力孔粹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
夤且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
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諄
啓擬汲汲延納讜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爭是

非公每犯嚴夫爲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
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衾索
馬歸第猶闕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
後薨世論喧啾孰爲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畛域截
然此夷彼惠文靖歿以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
公於二公髣髴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
寔富春泣然三號眇矣百身空懷如翼莫竭毫髮欲報
舊知尚堅晚節烏虜哀哉

祭顧君立文

嗟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
自復齋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于館語常
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
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
我去子留臺聞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
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醫子達此理胡爲
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樂未久區區寸
祿取之甚微焚焚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凜如在
卑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
不竭情斂首足形返樞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編衣
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亡歆此東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養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于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昔覲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非誼于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帶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齋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猶有一幸稍寬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螭茅花滿山熱如蒸炊苴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匱返殆天扶持自少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歿合睽福勝西樓翁仲疊疊子復逝矣舊人愈稀存者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懷昔如何勿悲我有雞絮漬以一卮老眼久枯滂然垂淚扶櫬酌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糝糠高爲虞美次爲哲張及旣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儻小爲申白大爲禹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游于卿其視觀朝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侔汾陽晏子之裘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采剛被皆倒逆此不眊荒古有大老非公

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
歌音節慨慷曷不愆遺類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
誰繫我足斥其車箱諸子謂我蚤登門墻葬有日矣俾
爲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
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箠和填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
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
言麟莫羈係鳳肯啄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鴉法從非貴
方面非尊紫詔上雍頻䟽扣閣身不敢私君不可護本

列女甲

十一

懷止足矧迫耄愔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
之園徙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
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
每奉談麈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調父
伏丘樊孳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殄瘁
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烏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
權門鋒誰其侶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多乘駟內而
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衮鉞之崇大者庭諍小亦囊

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
身如斷蓬客有餒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任龔公
獨感慨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客言未諒
余衷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
南大江之東觚稜雖遠節纛尚雄帝曰公歸潦霧颶風
俾典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條罹閔凶平生大節忠
老取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懼不
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
礪少忝交游晚叨寅恭辛丑登高魁結之峰嘗舉別酒
澆磊魄曾歸相後先各未衰癯犢可負轅奴可宿春彼
盟未寒此興亦濃聞六月訃為三日聾聵層顛矣士曷
悵懔譬舟沉矣孰濟不通我有長劔欲挂短松父病者
床寸步需節抱此一歎殷憂無怙死者可作吾將誰從
往此東蜀敬告哀恫烏虜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兼
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
頗富見聞間出篇什內順尊老外敬友執處衆恂恂向
學汲汲譬如升梯舉武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爰婦妾
方姓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帶下腸滑肛

澁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琅勢已岌岌凶訃遽傳
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汝弓冶是襲交遊期汝朱紫可
拾何物恠鬼奪汝之急汝翁畏汝陀祭鬱悒雪涕箋天
求解縶縲夢寐立園厭苦原隰汝婦得雄頭角奮螫飛
書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夜髻婦嘆宵熠汝兒汝女呱呱
以泣喪車言歸六親咸集橘柚弄色蟹蛤吐汁有酒在
尊曷不鯨吸先人舊廬汝翁所葺汝復何爲過門不及
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僊繼客京城初
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鸞鶴後牧宜春握手悲辛君赴
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今也鰥
黑約君襟被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瘍亟走視君
骨見衣表君於去來曾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君
如師魯僕慙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衣足附身余亦
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枕竿奉君之匱歸于家山龐公妻
子猶隔瘴霧迎挈之責僕敢不助屬有官守祖君江湄
烏虜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烏虜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

稀一門而並近參周宋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
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明辨博
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訥森嚴
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
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殘賸蓄以深厚
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召加璧之聘謂
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實定又疑語直遂忤
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
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羣馬旋濤維君屹然鐵壁萬仞
寧黃折鐺肯顧墮旣九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涓壘蕭
蕭雪鬢堂屏觴巨庭絕筇榜辦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
燕喜有僧苦硬未嘗之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
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書至
肝鬲傾盡首叙契闊末言疾疢上昇君節七聚相慶予
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詎筆墨鮮健體力
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
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
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搗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憊
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屢摧棟桴航

失纜斫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
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東芻君儻來
聽烏虜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墳麓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兄生
而相依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惠
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官分巢析爇其間歲月儵合忽
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闥我坐狂瞽
晨招莫麾兄益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逢時曾
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慈母慈兄與君厚實先

劉文忠公

一

得歸我亦寢召鼎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倘
佯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爲
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
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翰無爲有師以不飢
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平視蘇綽穆之鞭笏不數劉
晏五琦宜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閑七菴和扁
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
支手葺數椽不汰不庠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
傍無妾媼謂言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曾懷坦夷豈
厭憂患去如蛻遺頃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丘嫂蕭然

身惟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齋咨追記曠
昔竹馬互騎安知氣莫原鶴折飛廣陵之操遂絕于茲
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事繫維往此瓣香瀾
沈涕淚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虜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膏
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雷掃
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
揭兩曜計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下
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問誰式新阡誰
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醪烏虜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
稍光顯季父九賢審思明辨近參朱張上沂鄒兗遂古以
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奧點竄訛舛
自幼酷嗜至旄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覲面瘦筇登覽深
衣間燕洞洞屬屬兢兢戰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
師說傳以已見修諸家庭化于鄉縣天錫高齡為諸老
毀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良恐不免猿鶴有約
羔鴈無羨曷不愍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關洛格言深
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堂堂季父真知實踐前修
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招徠矧肯攀
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涕唾軒冕晚見冢子
脫吏部選百乘未迎兩楹忽莫謂神益謙謂天福善胡
為奇禍併奪罷困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幼顛蒙季父
訓勉久撰杖屨亦侍筆研欲追高致自歎鴛鴦每聞精
論常愧麤淺歲晚竹林妾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
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髣髴至勝衣冠燈火共親齋
鹽剖餐止則聯棲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頑以才
思言子贍我慳去而官游子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子
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廢嘗再立朝
不善刺鑽洎三典州勤拊凋殘邦人愛之若寵與覓互
市之清聞於夷蠻屬者改紀起部握蘭俄復借留慰彼
惇鰥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脩阻得書絕艱聞有奇
疾客膝理間不以告我拜疏乞閑手書入京我忝召環
携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歸覲慈顏湯慰稍瘳倘
徉于盤袁復縮戍迎吏叩關自言病起舉步蹒跚茅山

二十六

二

福地木天清班以榮戲綵以旌考繁我屢約子官情已
闌山林之樂水菽之歡豈必鍾鼎賢於瓢簞及茲譴逐
謂言擅樂歸路得計皆血未乾魏國九表兄髮亦斑門
戶寂寞婦兒弱孱子焉往哉掉臂不還法書傳披素琴
罷彈岳石誰磨名畫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靡事瑀
鐫亦無悅肇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
生前之榮一節兩轡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畚不腆新
廬未完遺言琅琅聞者悲酸鶴髮鍾情忍聞闔棺鴿原
乳懷相與哭敢不瞑子目幾裂我肝覆此卮酒掩袂沈
澗烏平哀哉

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離
一夕之暫聚遂聯床而參語屢更僕而續炬既剝落於
驕榮亦究極於歸趣嘆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車
輾轉而忍發馬蹉跎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迺直麻而
陟岵味書辭之悲哽述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敢徵
鄙文而銘墓子銜卹而端居余觸譴而汰去方夜雨之
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嫡傳超群從而獨步少
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雙見孤羸皆辟易禿干兎猶
鬱怒果得雋於名場寢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發
新意於陳腐貫士林之挺出矧吏幹之尤裕始不諧於
俗好終難掩於民譽奈何俾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痾氣
上拂乎雲霄命奄隨於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挾其逸才
致時運之多悟抑窺覲於天巧雖造物而亦妬惟再世
之文獻將一券而授付意久摯之必奮曷長寐而無寤
情本切於倫紀事况關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諉
諸氣數痛莫痛於季父之未寔哀莫哀於四孤之失哺
胡不留子表瀧岡之阡畢尚平之娶胡不待我爲烏衣
之游賈惠連之句悲零落之鴈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
哀哉

祭從母陳恭人文

嗚呼靈初來歸夫家苦貧啜菽盡歡舉按如賓夫雖策名齋志莫伸巢毀子幼行路悲辛靈方盛年禮法是循敗屋一間寂莫之濱足不踐閭聲不出鄰持家斬斬誨子諄諄瘠田墾藝故衣緝紉節高月旦誠動穹旻果食其報雙桂一椿李也官達列鼎養親命服板輿所至行春垂登九袞雪鬢鶴身曷不自齡鸞諧鳳綸靈昔之往歆豔縉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其卓行千古不泯斷臂而誓凝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之倫且述彤史宜勒堅珉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耆舊如星向晨相率編素薦鮒與專嗚呼哀哉尚饗

列女傳

四

祭寒齋文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出宇宙橫絕古今我獨憂君往而不返六丁力盡尺寸莫挽巷無車轍門長高蓬君忻然曰吾老是中花香鳥鳴風朝月夕睠言携幼亦或命客庭中垂棗誼不苟貪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交章九重仄席君固頓首辭以羸疾視陰怛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纊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瞍之學以身為患以滅為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聞夕死竟復是誰人之生世如夢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為涕出如傾

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二疎四皓閨中尤賢陶
母龐嫂退而就館接君鴈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凡此
諸人今皆安往我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內相私議易
名近聞方伯抗疏追榮婦謚康子友揭貞曜靡煩有司
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今其逝矣詎必顧歆桑
榆之年畏別親友况也求訣舉此卮酒

祭方德潤寶學文

嗚呼蔣彈四人凡魁我亞次及臞翁請誅無赦赦而不
誅恩出陛下兄解筆橐我奪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
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蓬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

文卅五

五

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共掘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郵揆
甚我再召再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
天衆些傾擠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晚面清光
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嶺海昔
猶盛壯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芻言稍切天為
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鎮于西山心竊喜
兄生入玉關夫何滯留嚴裝未發惟鵬禍賈妖星隕葛
得非霧潦無乃炎熱摺紳相甲莠黥望絕符靖而後賢
少國空繫世道者道鄉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為
南董發揮遺忠兄處友朋恂恂謙抑終日默然欲語面

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器之鐵壁彥和玉尺嗟嗟斯人
今也則亡胡不旃屢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
金于宗釣游于鄉我自童蒙則忝親友同學青衿分路
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誄必舉我酒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瑾塞北戶汝河爲
哉魂車祖馬捨此先廬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汝待
老汝兄汝弟賴汝亢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掉臂長
逝略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絕號叫汝而不聞
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絕號叫者雖欲
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哉汝數有盡我
哀無極聚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
可滴矣矧臨窆空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于土猶行者
之至于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憩汝安歸之以蕃汝繼
嗚呼哀哉

祭王寶之少卿文

烏虜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
學芻狗暫設俄而空空未叩先塲兄如鉅野衆流蓄泄

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力夏夏機亦車車
幅短乏兄筆一揮龍騰驥掣若不經思辨麗條達望古
慨慷傷時憤切延和之疏玉堂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
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著感發筆辭半簡亦足藏名山
而俟來哲獨竊恠夫昔之生才也為衆論所親附所崇
獎今之生才也受一卅所媚忌所挫折去國五閏入館
數月衡困拂亂跋躑躅絳灌害賈斬蘭謾屈精華落
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為異物嗚呼使兄進用而補
袞闕安昌之劔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
褐後生資其匠斧儉人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逢

掖之士所以空巷而祖送金石之友所以反袂而慟絕
嗟夫天耶人耶為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
困其凌暴草木惡其挑抉冲達輩方幸孔明之死之問
等不堪審言之壓要之千萬世而下媚忌者挫折者喙
已籍骨已朽凡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
孰優劣嗚呼兄昔為端平相君而來坐端平相君而斥
迨鈞軸之再秉蓋弓旌之屢迫兄愀然曰預其憂者不
必預其樂同乎處者不必同乎出訐紀瞻之逡巡加臧
氏之毀鬲以文忠正獻之大老不能援守道子美之二
客豈獨今哉其來自昔凶訃初傳主相嗟惜汲黯劉向

西都遺直不濟大用皆止卿秩兄官似之亦其流匹嗟
我於兄少相親晤師門同升朝路偕黜劇談共燈俊遊
聯發介以鐵庵樂哉三益庵歸不早勤官而卒兩翁相
對情味蕭瑟我嬰沉痾兄有憂色饋藥果飴三顧蓬蓽
曾未幾日間兄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箦莫視衾吟莫
執紼翼東芻後至數易旬浹含毫誄凡苦語衰頰烏虜
哀哉

祭鄭伯昌吏部文

嗚呼季世諱言上下恬熙進而用世惟默最宜媮風既
成直道遂衰仗馬息鳴寒蟬罷嘶端平履畝眾皆依違

文廿五

八

君首奏記掎擊其非嘉熙易相或獻頌詩君復袖疏指
陳其私淳祐兵財各有典司或問于相謝曰不知君方
遠使拜疏驛馳欲救時弊違恤身危浙左建牙江右褰
帷雪屬吏誣抗御史威解汚吏印奪戚里麾兀此大節
尤為嶮竒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喪所守翁翁和隨邢
陽反覆王呂合離遺臭萬代取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
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臺郎徵堅卧固辭上嘆其
高出節近畿壯圖盛心百未一施古有神膏今無瘍醫
嗚呼斯人僅止於斯自我交君將二十暮俱事文忠同
為軍諮善每心服過必面規相約早退享黃髮期君今

已矣孰知我悲平生取友曉星就稀先奪德潤次失實
之俄又哭君後凋者誰穹穹厚厚脩短孰尸孰鄙而壽
孰哲而萎豈今獨然自古如茲欲視君空病起尚羸往
此束芻長慟累欷

祭杜子昕尚書文

嗚呼自夷狄亂華南北分裂而畏虜二字遂爲士大夫
膏肓骨髓之病石勒長驅晉公卿皆爲俘虜王衍懼而
勸進于時豪傑之士奮然以勒爲不足畏而敢與之抗
者祖逖劉琨而已女真初起李鄴首張大其登山如虎
入水如蛟之勢以沮國人雖二種不能戰劉韜張孝純
不能守于時疆場之臣奮然以女真爲不足畏而敢與
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功名事
業可追儼此四賢者公其人焉蒙韃暴邊蜀漢淮之名
城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矣公爲天子守豐守廬
虜歲歲來攻公歲歲登陴久或數月近亦累旬矢石交
發飛鳥不通人謂危在旦夕公徇于衆效死毋去耻以
其身獨免卒之與城俱全視祖於譙劉於并宗於汴陳
於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然澤臞射不穿札勇不
挾輶徒以肝膽輪囷忠義奮發挺身於百萬虎狼之
中意定神閑夷然無懼此固倅多繫罕之所不能化移

辣楚材王楸之所不能誑衝梯之所不能攻攢砲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頗一飢數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見於垂沒公甫七袞筋力未衰解凌煙之冠劔訪故鄉之釣游及示微疾盡空諸有賑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人之大變而公處之雍容閑暇如此不亦偉然大丈夫也哉僕幼納交今亦頭白公書未荅公訃已傳追懷平生感慨世道國蹙如此虜暴如此曷不留公以係人望辦香束芻道遠禮轄公嗜余文必歆此誄

魏八論存文

嗚呼昔我翁君蚤棄諸孤某眇然卑官仲叔未仕季方七歲緒業重貲產薄門戶嘗微矣吾母以孝謹訓子以苦淡持家俄而貧者起盛者飾弁而笄者婚嫁卑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內外孫曾孫拜起堂下者數十人晚見某使粵使楚使閩仲守樵守潮守泉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復盛矣而吾母家法益益孝謹益益古淡不改其度蓋一卅之所共羨者曰壽曰貴吾母得年八十有八可以言壽矣開湯沐郡者再國者四可以言貴矣然吾母未嘗一日有舒泰之心欣豫之色每安乎一簞半菽之簡易寧計夫五鼎三金之豐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得至言妙義於禪客視身等夢幻之境以家為旅泊之

宅豈暫來於震旦竟返歸於塊率其所以戲人間稍
父者良以慈愛之情鍾子孫之緣重有不容釋推母之
心思母之德雖百口之皆飽暖恐一離之失如翼自哭
中氏遂減眠食疾棘夢仲恍如平昔顧復一念終不厭
數某等六十餘年團樂侍膝一朝酷罰萬古永隔音不
復聞容慄再覲此身有盡此冤罔極

魏國祖奠祭文

嗚呼吾母年垂九袞整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今
安往哉桑陰屢徙棄此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寢門
子孫問安夜深擁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榻矣嗚

嗚四壁矣高堂化為堊室斑衣化為衰經笑語化為哭
泣魚軒象服化為魂車祖馬嗚呼窮天下之悲極人世
之慘有甚於此者乎六親寬譬之言四方弔唁之書類
曰若等事母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惟其事母之日長
故喪母之痛鉅念母之腸裂哭母之淚盡而繼之以血
也城南之阡天相陰隲日吉時良將即窆空闔門攀號
蒼天罔極

魏國掩坎祭文

嗚呼先君之沒三十六替拊我誨我賴有母慈母復逝
矣雖生奚爲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須臾之惠

奉窀穸之事者蓋念付授之甚重懼緒業之淺微三月而葬古今行之廼命卜人廼訊墓師采合祔之禮稽同穴之詩啓玄堂之如新瞻宰木之合圍雖小子僅乏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之逾邈憶話言之可師尚昆雲之庇薰庶門戶之扶持

臞軒掩坎祭文

烏虜兒歿僕有垂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相徒復苦而內訟憶談諧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猥承掌珠之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曼卿子美之

豪縱然於兄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屬佳城之襄奉陳生芻之不腆望宰木而長慟烏寧哀哉

代祭故相文 不用

公相兩朝廿有六年匪曰人謀有數存焉在昔忠定挾龍飛天得君如公不如公專俄而乞身動或掣肘得政如公不如公父公之遇合開闢未有冠絕諸公亦過厥考秀眉玉色蟬冕袞衣雖嬰美疾尚決繁機帝欲拜公魏公太師公懼滿盈頓首牢辭援立之勞圖回之策士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噴我猶慨然追感曩昔生殺予奪在公手中我於國論安敢不同詩刺背

僧書戒面從衆爲一談獨守孤忠諫官御史章奏滿袖
曰非竄投無以懲後弗置頌海俾安畎畝 天子聖明
相君忠厚歲晚起發恩怨掃空我愧高平公似呂公屬
時多虞聞公告終不腆東芻尚監微衷

哀詞

秦伯舉哀詞 少作

建康男子秦綱余丙寅歲始識之于西湖時朝廷議北
伐一日除三宣撫使諸戎帥皆遙制河南北山東西全
盛時故疆領其節度剋日進攻綱固喜功名用其策干
長安貴人皆莫省既而師出無功三宣撫俱罷詔出樞

臣督視京口余里人方侯信孺被選使虜帳議和辟綱
偕行比三往返侯坐吏議謫臨江綱送侯出涕居鬱鬱
不樂明年柳吉賊竊嘯聲撼嶺外詔起侯守曲江會合
討捕綱曰壯士時不可失徒步往謁時赤水峒賊散白
旗踰嶺侯曰是軼入吾境不可縱分帳下兵以綱將之
募土豪鄉導披溪谷窮巢穴綱入益深所將士多亡去
賊格鬪轉苦綱死之訃至侯哭之野綱爲人短悍有膽
氣飲啗兼人嘗游邊多與退校故將游對客語今古成
敗指關塞虛實歷歷可聽憶余客都城大風雪卧邸中
綱夜踐雪邀余買酒膾觥酒酣出其詩與文皆悲健豪

語顧寢榻上敗絮一襲書一卷取視之輿地志也噫綱死矣余性懦愛綱之豪且果又病其銳也又患夫偷生者之多也又哀夫綱之以布衣而死也且寇興以來廟堂困籌慮大農窘俱億居討賊之任能礪鋒穎與賊角一戰者未聞也况死節乎乃為哀詞以吊綱或曰綱有母在而輕死聶政所不忍為也余曰不然彼韓相俠累非得罪於天下者政乃以其親之遺體快他人之私讎此名教之所宜絕也綱冠之罪通天矣豈獨綱欲得而僇之雖綱之母固將甘心焉張湯死母不哭吾意綱母子亦然客有自曲江來者言方侯祠綱于佛寺因書以寄侯使刻之祠中綱字伯

舉死時年四十餘其詞曰 余憫士之媮兮吁嗟乎悲哉持婉孌為身梯兮指狷介為禍媒質魁然而美好兮中懼怯如婦孩嗟夫君兮何慨慷氣尤銳兮力孔剛倚長劍兮撫八荒彼肉食者出而專征兮亦入而訐謨設一塵之警兮駭鳥鼠之奔呼臣節棄如遺兮或忍蒙夫垢汗嗟夫君兮生羈窮短褐穿兮食不充孰激而死兮義之從便嶺我哉兮下有江枕柳蔽天兮號哀急之濤龍蠻雲蚤雨兮瘞玉其邦跨脩鯨而翳鶴兮遊汗漫與空控烏虜世以敗為辱兮成為榮君以義為重兮生為輕陳哀詩兮裸薦乘廵

風兮送迎

○後村集卷第二十五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祝文 勸農文附

謁天子廟 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為難況今之邑尤難於夫子之時其之才不足進於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社其何以慰塞是邦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雖輕法令雖密若夫離於理而背於訓者其不忍為也况夫子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秩祀百神選任群吏凡以為民也吏無愧於民斯無愧於神矣神有德於民斯有德於吏矣某與神皆當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于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於它事不得盡心焉某也何敢然

文公 丙戌春祀

烏虜魏文公宋之夫子翼翼攷亭建之闕里竹林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

拜俯洒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高第
如茲觴

勉齋

烏虜觀其翁壻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某
爲令于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論而
非吾黨小子之私情也

文公

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烏虜事關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三百日
然後新祠落成可謂無勇矣廼以仲秋次丁率僚友奉
饗豆于祠下惟先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修祀事于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
配

文簡劉公

某昔以童子拜父執於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于學嗟
夫年邁而時去學惰而智昏平生所聞於公者發忘盡
矣然爲斯邑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教誨之

文公

丁亥春祀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洒宸翰師垣公爵赫
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充鄒以下封爵皆後世

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會彙敬奉耳邊以告

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于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歿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大常而朝無貶辭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矣某與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生共修春祀

文公 丁亥抄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于先聖先師茲以次丁有事于文公

勉齋

某等茲以仲秋次丁有事于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采于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于文簡公之祠焉
虔敬之至矣

水退謝諸廟

屬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烏虔神真無媿於血食矣不腆牲幣以答靈貺

諸廟祈晴

烏虜昔者雨禱而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民
皇皇喜者憂民無辜各在吏神其忍虧一簣決除霧舒
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 崑山朝

烏虜穀自布種下秧以至于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
耜舉趾以至于刈獲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藏
烏虜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為
之乎其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簷溜如聞啼
號目嘉穀如割心髓奔走羣望未臻嘉應惟神受百年
血食之奉王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祠下稽首祈哀
神其驅掃陰霧軒露靈華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又 蓋竹朝

烏虜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異其難者而不界
其易者豈神有愛於民與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
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
吏且誅殛則九血食于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哉闔陰
闕陽披霧出日在俄頃之間耳敢奉鄉幣以祈

諸廟謝晴

烏虜秋冬之交兼旬陰霾坐憂嘉穀化為荒萊惟神之

仁謂民孔哀歛雲歸岫杲日昭回場圃之間歡聲如雷
晴未愆期雨不為戒神於吾民真有恩哉迺挹澗泉注
此一杯

庵山廟謝晴

烏呼日在丁亥款祠之靈已丑雨止甲午遂晴青天白
日萬里開霽壯者腰鎌老者拾穗神之於民如鼓應桴
酸酒瘠牲神勿吐諾

蓋竹廟謝晴

九月庚辰至于乙未淫雨不止幾敗歲事某恐懼齋禱
乞靈于神升車而簷溜止出郭而宇氣清款廟而午霧
開返舍而暮霞出如是旬浹霽華被野田里相慶場圃
畢功烏寧神所以廟食吾邑歷數百年如一日者豈偶
然哉不腆卮酒敬答靈貺

奉安四君子祠堂

兩太史

烏寧紹興之初相主和戎孰折其議兩太史公朱遷攷
亭子為儒宗范世有人喬木清風先賢有言志同傳同
合而祠之疇敢不共

兩聘君

烏寧 高皇南渡物色草堂值捨入相引身高翔阜陵

勃興聘召良齋拜疏不已拂衣歸來草堂節全良齋言
立誰謂華高庶企而及

文公 戊子春祀

烏虜統緒復續義理復全先生之大造也歲月遄邁聞
見日卑後學之大恥也某與諸生修春祀于祠下進瞻
德容退攷遺編敢不勉旃

勉齋

某往從勉齋于江淮方有軍旅之事不果北面執經正以
歲晚來茲遂成大恨造其居田廬之蕭然讀其書義理
之淵然烏虜足以信勉齋之道矣春祀有嚴諸生推某

初獻

文簡

烏呼文簡公朝之名臣里之前輩而某先君子之執友
也諸生來告春祀某拜伏祠下惟謹

文公 戊子秋祀

古之人擇鄉而居擇里而游東陽今洙泗也某僥仰三
載治無可紀其所以未為田里唾罵者非先生之緒言
遺論有以教詔之乎戊子秋祀於是某將授代矣裴回
祠下猶不忍去

勉齋

某既以勉齋侑食文公真陳二公聞而然之學者莫不
然之烏虜百世不可易矣

辭夫子廟

某爲宰于茲無以淑艾其士撫柔其民秩滿而去有媿
於言偃子賤之流多矣敢告

辭諸廟

某來無異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內圉空訟少吾民不
識水旱神之賜也秩滿當去稽首祠下

上地

某三年依神而居一旦別神而去敢不告乎

文卅六

仰山 以下並表州作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表人
眷顧罔替表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瑣首詣
詣時方艱虜兵暴民弊眇然長慮何以為計惟神洋洋
左右上帝永相此方捍苗稂蠶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
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

烏虜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
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表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
願師法其萬一焉眠事之初敢告

夫子

仕于州縣皆嘗讀聖人之書者及夷攷其所為有不得罪於聖門者幾何人哉某忝牧此州愚無它長它口僅不得罪於其民斯不得罪於聖門矣敬謁學宮以告

諸廟

某為天子之吏但能輕刑薄斂拊摩天子之民而已至於禦苗捍患使水旱寇攘不能干犯非神孰尸之乎視事云始稽首祠下

土地

某蒙恩此來既入州宅且視繡文矣徼福於神庶克莫

居

祈雨

某于茲守土河神之休四封之內良苗滿野涉旬不雨已覺亢乾一稔之望在民甚切常暘之咎在吏甚恐辦香稽首神其格思油然沛然以相歲事

諸廟再禱

某屬以庚子禱于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瀉一漑之餘早苗小蘇俄復闌霽焦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閣谷孰執哉由吏德薄不腆蕪幣且謝且祈願續前功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某丙午躬詣靈瑣甘雨隨應戊申雨猶未止黃埃赤日一變而為冷風清露於乎非神其誰為之謹奉醴幣以謝行宮并諸廟

某奔走羣望旬浹于此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而後霖霖未已搗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麟筆所喜敬芼澗濱布諸祝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惠矣初秋不雨者兼旬將害晚稼神豈憇然忘情乎若守無狀咎以身當斯民何辜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秋

迎瀉仰四聖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歎于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為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郭而迎避堂而事情益迫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煖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送神

某欵靈瑣延飈馭二之日甘霖滂沱起未止申二之日油雲布護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美羅濯

矣公宇喧卑詎敢淹留敬率吏民齋禱饒送夫執耕凍
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雨仙聖之餘事願終前惠少慰
輿情

再祈雨

昔者之雨尚未霑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敬之在人
者有勤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亟拜非詣屢禱非
瀆恐敗歲事以爲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覆手河翻
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可中熟

舜夫子廟

學者學爲忠孝而已某狂瞽妄發孤負明主有媿於忠
貪戀榮祿違去慈母有愧於孝聖恩寬大止收郡紱某
將歸而內訟焉敢告

韓文公

某與公異世繼爲刺史無德於袁以此愧公被罪而行
不敢不告

仰山塔田

某孤身遠宦懼爲親憂始至密有禱焉今蒙朝恩斥歸
田里白頭母子獲相保守神之賜也某以罪行不敢排
徊境內顧瞻靈瑣慨然感戀謹遣承信郎事務官王璽
以不腆俸金薦之祠下

諸朝

某禱雨未獲被罪而去某不以身之去爲恨而以郡之旱爲憂垂去之吏尚未能忘情於民如此况神千萬載血食于此哉儻得一兩以採歲事吏雖罪去其甘如飴

謁南海廣利王廟

以下並廣東作

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舟出祠下瓣香卮酒邀福于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爲民請命于帝庶幾田思之內愁歎小寬嶺海之間菑害不作旣矢諸心復質諸神

到任謁諸朝

某竊惟幽明各有其職去貪戢暴使賦役均刑政平部使者之職也捍苗除患使風雨調魚稻熟非神之職乎敬奉薌幣以告

聖妃廟

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嘿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親憂它日有以見曾衛之士妃之賜也敢告

土地

某將指按部既抵司存夫遠官欲其水土相習寓居焉其與神人相安也敢不有告乎

謁學

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付以一路耳目之寄昔者聞諸夫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某雖不學敢不朝夕憂懼求其所謂不辱者焉敬謁學宮以告

除漕謁學

戍久而士不飽糶多而民艱食今日上下之通患也上既妙選常平使者專任糶事復使其就補漕臣之乏憂深責重上何以裕國下何以寬民哉昔者聞諸夫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某力之所及不敢不勉

濂溪祠

本朝至熙寧間事始多而法稍密矣先生於是時奉使嶺外能使遺民奉管之至今此後學之所當師法也詩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南海廟

某春持使節秋視漕印或者榮之其實懼焉靜觀土風嘿察時事可憂可愕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此某之所以齋心服形徼福於神也

聖妃廟

某由庾易漕見謂驟遷豈上之加惠於遠臣歟抑神之實私於邑子歟方今軍無宿儲民苦貴糴脫有敗缺將為神羞神既薦其始必成其終視事之初謹奉辦香以謁

土地

某茲由庾司挈入漕治雖曰受命於君豈敢不徼福於神乎敢告

辭學

某使南粵無善狀然田里疾苦祭之熟矣蒙恩召對將以目擊身履者歸奏天子庶幾不辱君命之義

濂溪祠

某踐先生之官居先生之宇晨出夕入如將見之君命有嚴歸奏使事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諸廟

某來南兩載迭更庾漕若閭與船皆嘗次攝無勞於國無德於民一筆勾去孰云不宜茲蒙上恩歸奏使事面君省親臣子至願望不及此神實福之謹奉辦香稽首以辭

土地

某居此暮年幸無疾病得與其孥全璧而返神賜厚矣敢不告行

江東謁學 以下並江東作

某於書少所通解而於司空城旦之書則尤未之讀也其何以負荷一道狂獄之寄哉然嘗有聞於經矣曰欽恤曰哀矜云者竊意自咎繇至於蘇公呂侯相傳之心法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庶幾不為聖門罪人

諸廟

上不以其為腐生擢領臬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在其不敢不勉若夫使四封之內歲豐而盜熄民和而訟少則有非某之所能及者凡事之為敬奉醴幣徵福于神

三賢祠

顏魯公 范文正 王梅溪

惟三公之孤忠大節如日行天有日成仰至於淵淵於中而不容出落於外而其安此亦學士大夫之所當法也某於是拜瓣香致敬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旱至今創痍今茲之旱復丁是時無成二豈何忍敗之子遺之民河在饑之神之威靈民所憑依敢啓雷霆呼吸畢箕其化歉為豐特一轉機敬奉醴幣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某既請于上帝禱于百神惟句龍稷正之神祖人民之主也風霆致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其下膏

澤以沃焦卷某當帥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苦旱祝史詞窮赤日黃埃溽執蟲蟲涉秋乃雨出
澤氣通青秧白水生意茁其豈曰人為醫神與龍昔迎
今餞敢不敬共龍返于泐神歸于宮惟則有司憺恠
豐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母棄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炎赫俄雲
之撼動既旬浹而遂雨果澤而傾洞勃仙官而翻
輟野叟之抱甕活原濕之槁朽蘇田里之疾痛仰潛

文州六

十五

之至神念農瘡之尤重返零液於齋齋命緇流而諷誦
忽瞬息而千里實變化之妙用來無端佐夫莫操縱辦
香矯首蓋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質明辦香告虔語方脫口油
然沛然機緘之妙不自後先神之於民若麓若墳火流
之月龜坼之田雖獲一溉未保十全繼今兩賜永無伏
愆風伯魃鬼咸退舍焉興雲于山起龍于淵時膏潤之
以相豐年垂去之吏不忘拳拳惟爾有神鑒此潔蠲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忍以旱遺此民也敬奉鄉鄰命祝
史有禱於爾神也神其興油雲以相暘烏之仁也起蟠
鱗以洩膏澤之屯也非特以接續一溉之功亦所以全
活存饑之人也

諸廟謝雨

某垂去禱雨人哂其迂神獨顧歆如鼓應抱甘霖達旦
焦卷者甦臚原田今飴昔荼坐使愁歎轉為歌呼神
功昭昭汝忘之乎卮酒不腆神必我孚

社稷

旱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
吏民於報本之禮敢不敬共

辭夫子廟

某以諸生廉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消
弭吾民之愁歎視聖門使於四方而不辱命者有愧多
矣蒙恩錫召敬詣學宮稽首以辭

賢堂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負求所
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肅代間
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
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司泉茲土俯仰歲餘民雖貧亦粗安田雖瘠亦中熟使某不獲罪於田里而去者神之賜也謹奉瓣香以告

土地

其遠官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孳全璧而去不戀三宿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倦倦

焚黃祝文

寶慶乙酉

通奉大夫

先君之没十有三年不肖孤皇皇恤恤行路萬里始忝朝籍而贈先君二品烏亭所以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不敢不告

紹定戊子

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始奉綸命歸白松揪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不懼哉

紹定辛卯

宣奉大夫

去秋天子有事于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觸罪奉祠猶得以追榮先君烏亭固極之恩不可報已往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勉也惟忠惟孝可答君父敢奉新命以告

紹定癸巳

銀書

迺者明禋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曷得以榮其親於
是先君復進兩秩夫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
非聖主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敬奉所謂暈錦
網袋者白之松楸

嘉熙丁酉

特進

去秋禋祀先君以三子陞朝進秩二等明年冬克莊免
官還里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堊共奉制書
白于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萃戶門
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勉乎

嘉熙己亥

少保

亞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而致身于此者幾何人哉
沒而祭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戶
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松楸

淳祐癸卯

少師

國家於祭澤無所靳於贈典有所止師臣極品不可以
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宰上之木參天矣諸孤或
仕或止燎黃者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歲月之久長
雖祭也抑所以為懼也惟忠惟孝盍各勉旃

淳祐己酉

齊國

去秋禮霽五母自魏封齊繪畫及門已不及見嗚呼若
子若孫謂迎錦誥拜于膝下安知乃奉靈篋燎於原頭
耶逝者有知必歆君命嗚呼痛哉

端平乙未

安人

昔國有慶典中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蚤夭獨不及
見茲以祭澤始寤再命夫死生契闊人世之至痛也存
沒哀榮朝廷之異恩也日吉時良燎黃于阡君其敬共
以志休寵

淳祐癸卯

具人

舊者禮祀上有異恩加惠羣臣及其妻息強用忝初補
宜人加三命於是西樓宰木已拱烏虜白日長夜之訣
余固已沉恨於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慰於
九原哉

淳祐己酉

恭人

頃侍旃屢記禮徽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
國然祭澤之行無間中外明甫登臨仕恭人加封爵烏
虜父子夫婦蒙被國恩如此將何以爲報哉敢告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趙仲白墓誌銘

仲白諱庚夫宗室潁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鄂州大父某父某始爲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僊書一覽默記盡卷不脫一字爲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父之不調畿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擢權青龍鎮執家或爲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于外臺下吏鍛鍊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爭于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緯書坐一榻下籌布著不已以爲世道隆替人事成壞皆繫乎數從方士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高朋友莫能詰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叢藁如山和平冲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顛沛之作可然而泣也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寃者得復元官於是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樾趙師秀論詩曾極論參同契輒暗合遇貴公張燕廣座命題衆賓方嘖呻營度仲白已飛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斲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浸少嚴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

不屑治生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纔丈許而
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
海鹽也新脫酷吏行李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兩
夫舁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惋惜不食賦詩甚哀
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
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爲文親蒙天子賞識給
札捧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
名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
嘉定間天下多事二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材健功名之
士而山林特起之禮其發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
文不達於天子徒爲閑人退士衲僧羽客誦詠歎息之
具而已仲白卒於嘉定己卯二月壬戌年四十七十一
月庚申葬于城西七里甘露山配顏氏國子博士杞女
有高才與仲白如賓友男時願女二人時願哭謂予子
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
書仲白棄予而天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
莫予攻也怠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旣明數前知
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孺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櫬殮
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頁所著有周易老子注山中
客語青囊集予早知仲白顧今學退才盡銘其墓有魏

色至於拊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方公責也銘曰
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
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墓誌銘

公諱埏字仲成其先固始人八世祖著作平遠福清曾
祖諱伯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特奏名為建州司理
參軍贈通議大夫父諱適元符進士第四人事 高宗
皇帝再為中書舍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母碩人
范氏贈齊國夫人所生母劉氏贈恭人公以父遺恩授
承務郎監紹興府稅漳浦縣丞親年高求監南嶽廟歷
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闕丁劉恭人憂知潮陽縣除提領戶部犒賞所知沅
州秩滿乞閑主管雲臺觀改冲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
爵開國男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
湖山之原累贈正奉大夫公蚤失父母兄刻苦自勵事
所生母盡孝撫教孤姪恩誼至篤為小官數守職爭是
非不肯屈理以徇勢潮陽時有旨造戰艦州不出一錢
符縣白科公為書條其不便守怒訶責愈峻公藏州符
不行東擔欲去會詔寢其事潮州常賦外有身丁船頭
鹽錢民困苛取公以搏節贏財代百姓兩年丁鹽之輸

酒所時長官欲以利獻公奮然曰諸庫方告匱乃以酒
本錢爲羨餘是不爲明日計乎遂不果獻嘗議欲以諸
庫分隸諸郡而罷提領一司後因陞對復言之沉逼蠻
徭公之治以恩信爲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夷晏然諸臺
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清謹嚴格外和內
剛居家蒞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終其身未嘗有
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遂吾
志矣蓋食雲臺沖佑之祿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
推引竟莫能致病革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
它憾獨挂冠不蚤爾其止足無羨堅凝有守亦得之天
性非彊勉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聞閩肅和誨子
尤嚴先公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璟終從事郎知靖
安縣環今爲朝奉郎主管鴻禧觀瑒朝奉大夫主管崇
禧觀同登甲辰第琮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
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
教郎知光澤縣潘梅孫男九人公慶文林郎新監鎮江
府大軍倉門公永公奕迪功郎將樂縣主簿公遇公衮
公選公益公凱公恭孫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劉克莊次
適進士鄭元善曾孫男女十三人初中書公爲南渡名
臣登侍從帥方面貴顯矣及卒田廬蕭然幾不足自存

公以孤童奮發門戶債而復起衣冠日盛遂為大族然恬靖廉約之風累世不變所居縣之石塘言家法者皆宗石塘林氏云公歿二十有八年嘉定癸未克莊始誌其墓而為銘曰仕以蚤退為賢家以僅足為豐以此詒後以此治躬庶幾於疏仲翁邴曼容之風乎大湖之阡謬謬萬松夸夫過之必有忤容立夷谷湮斯銘無窮

叔母方宜人坎誌

代作

先母宜人方氏都官五世孫嫁時先君故貧曾祖母祖母尚亡恙伯叔父姑妯娌皆聚廬舍爨先君素重氣義仕所得祿賜奉親贍族外私室不繁一黍雖器服急用有以空乏告者輒推予之先母未嘗少屑意更自課麻臬箱管之事敝飾薄味見者不識為士大夫妻也既嫠居益勤生葺家晝夜不息寒暑無休時僮汲婢紡左右無惰人伏臘祠祭慶吊昏娶中外無廢禮蓋先君之緒業賴以存其孤依以生諸孫大者壯小者抱人謂先母憂勞癯悴極矣而康愉壽祉之報未艾也嘉定元年三月壬辰以疾終于寢年六十嗚呼天於厚薄脩短之理何如耶將其孤不肖天固奪之亟耶明年三月甲申合祔于先君石室墓原因泣血書歲月于坎

林程鄉墓誌銘

繇九牧而下世居澄渚至尚書公徙齊谿烏庫林氏之
望於蕭父矣君諱沉字伯東贈正議大夫諱良翰之曾
孫吏部尚書諱大鼎之孫朝請郎知賓州諱寶儉之子
以賓州遺恩入仕歷廉之法掾廣之鹽倉用薦者循從
事郎綱賞循儒林郎知梅州程鄉縣嘉定璽赦循承直
郎卒年五十八君少嗜學與君同硯席者多擢第君獨
不偶爲人坦易外若無異同而內自重不苟合初筮丁
母莊夫人憂廉守使謂曰祿更旬日書第二考吾爲掾
周旋印曆可乎君泣曰懷欺不忠匿哀不孝敢辭焉監
倉膏腴聞天下仕者貧往富歸以爲常君取俸外錢別
儲之比去以輸公帑外臺驚曰廉吏也交薦之治程鄉
尤有聲蠲役錢八千緡石壁寨姦民葉八聚衆販鹽剽
掠先時提刑捕逐不能得君設重賞禽送經畧府梟首
者三人境內清矣浮橋壞公輟俸營之占者曰九良星
在焉不可君笑曰有是哉竟其役遂屬疾不起匱歸邑
人哭送烏庫占者之言然耶君偶自死耶昔邾子卜遷
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遷
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君亦以民爲重身爲輕
而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說使遇聖賢必錄之矣君前配
趙氏南恩守師謙之女繼謝氏肇慶府教授時之女一

男慶老前葬來乞銘余祖母令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齊谿園池甲一郡今朱門喬木儼然無恙而耆舊凋落盡矣不特興替榮悴之可悲也銘曰 癸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寔辛酉維日甲庚維山瀨溪之原賓州之阡葬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墓誌銘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官下來奔喪盛暑營三窆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裹飯往勞役夫見君苦疴疥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暘死奈泉下何君猶自力封壙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膽智牛角技廣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習刀槊善馳射益熟塞地事稍談兵寶謨公既發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竒抉幽匹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詠爲樂短褐高帽風格散朗見者皆曰真方享若子也璽赦君伯父守梧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被女一子肖鸞余游君父子間父尚未知君能詩及瀑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旣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鷗天驥一奮千里朋游皆披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

郎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成詩如
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寶謨公有勞於國暫斥
且復用君尤倣儻踈雋平居厭綺麗而嗜蠶織棄安逸
而習麤澁固異於袴襦子弟矣而天爵尊之上而國失
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
葬君子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曾祖憲陽江令祖松
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銘曰 吾聞奇偉之士
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僊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
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
然若斯人者豈其奄奄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閩山道士楊固卿墓誌銘

固卿楊氏名介如豐城縣梅仙鄉人父文廣母徐幼入
閩阜山爲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
卿學通倫類道書外禪宗方伎之說皆探骨髓聽者竦
動開禧間薄遊邊畫冊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煮三
脚鐵鎚或遺衣履皆不受嘗主清江相堂觀一日諸文
士集觀中倡酬視固卿一黃冠師蓬鬚垢衣實之坐隅
甚易之句至固卿朗吟曰酒量春吞海詩肩夜聳山坐
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居集固卿無徒嗣弟伯椿姪奎
贊同學道山中至質厚余請銘其藏余觀固卿介紫高

遠凍餓自守樂而不改殆黔婁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飾詭世絕物僅與彌明同傳而已銘曰 窮不求吟不憂歸茲丘

卓推官墓誌銘

初艾軒林公有重名學子雲集門下高弟甚衆君居其間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十五拔鄉解于斯時也君志氣畧如孫策下江東時然南宮案戰不利及奉紹熙癸丑廷對四十餘矣蓋流落州縣又四十年年八十四以紹定己丑二月某日卒烏庫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徙閩居于莆曾祖某祖某父某從政郎妣太安人鄭氏君文高而氣直摠經是古以此屢擯場屋居官廉靖自守無老人日莫途遠之能爲龍溪縣主簿歲旱疫君施藥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閱兩鬢髮爲白檄君禱靈著朝返命雨至父老詣郡謝傅公曰此土簿雨也爲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畀京削君曰吾素無榮望故心平而氣和一開其端方寸擾擾自此始矣辭焉爲增城縣丞常可否邑事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畧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落南忘返它日何以見曾衛之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爲建寧軍節度推官元早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

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爭曰四邑獨
非建民乎太守史公彌堅不以爲忤益重之然君倦遊
歸矣歲晚里居食獄祠之祿貧無饒石客至必命酒歌
聲出金石遇空無時留客清談乃去中更祝融回祿之
厄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黃
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祔于
輿教里芹山先塋右爲壽壙四子用光次用偉早世次
用高後叔父允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儻用光等以其年
某月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重寡合而
崇禧陳侯交聞清鄭令君熿皆稱君不容口陳鄭一鄉
善士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君初筮爲傳公所
知傳公後貴顯終身敬君不棄傳公一代端人也烏虜
君可以銘矣抑余有感焉世常謂才與名相須位與年
不相待君有賈生終童之才而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
貢大夫之年而晚不得位然則君自處雖無恨尚論人
物者不能不爲君恨也銘曰 吁嗟君少嶮竒旣期願
不惰襄廉自持吟自怡吁嗟天理難推果見焚藁無遺
今不銘後孰知

臞庵教先生墓誌銘

教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貧以學自奮嘗游於潮潮
人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內為式
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率虛講席競迎
致已而入太學中慶元己未第主通州海門縣簿教授
漳州辟酒所幹官改策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
秩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上
登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西嶽廟臺疏鑄一
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內負摩雲
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浸趨平夷然長身尾眉軒昂驚
俗與人交際機疎語簡知者以為質不知者以為兀惟
漳牧趙公汝諧番萬帥楊公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
對壘者獨先生與倡訓揚性峻或面馮僚吏見先生必
改容始不樂往溫陵州檄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
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歸因上言教某可予
祠矣先生起寒苦少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
者但目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志記覽亂籤叢帙披研
鈔纂奇字奧義穿抉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
而天下獨誦其詩初朱文公在經筵以書文難立講除
外祠先生送篇有曰當年靈壽杖止合扶孔光趙丞相

謫死先生為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權臣也或為律詩
託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逮捕先生微服變姓名
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鳴號於都邑眾大之區幾
不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壁
易求先生之集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
以行者益眾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
烏率前世以言語得罪者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
本朝列聖好文憐才一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
放翁詩嘗驗矣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譏送朱
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藹藹不輕出真詩未
為先生之福而實詩每為先生之禍烏悲夫先生奉
親孝拊弟有恩意聚毘山沈氏夫婦相嚴如賓室無妾
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晚稍有俸錢即故山築宅一
區買田百畝有詩文若干篇未詮次沈夫人先三年卒
拊東臯先塋子農師以紹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
葬書來連銘先生早游學四方所交類當世聞人白首
還鄉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戶內搖手
謝絕之新學晚生少覩其面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喜
與太學博士李君韶監南嶽朝林君公遇還往若余者
亦先生所素厚也銘曰 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留於

少復奪之毫卓哉臞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顏以配貞曜

方子默墓誌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耻謂四維命題
莆田方君子默奏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操筆之士髡
髦之童莫不誦習摹擬望君如天人聲律遂擅天下祭
酒司業每以得君為榮然禮部亦以失君為媿嘉定戊
辰始用庚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第二等辟楚州鹽城
尉監泰州海安鎮所至上官皆驚曰平生聞方子默尚
在州縣乎爭薦之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
外宗簿後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君負場屋盛

文二十七

十三

名曰首筮仕勤民憂職不以雅士勝流自居鹽城兵饑
制置使下令賑濟州議半糶君乞全濟以檄行淮陰寶
應二縣初置局縣市君曰縣戶三萬市四千爾析局為
七遐僻悉惠為家十餘區以瘞暴骸在泉真公德秀為
守李君方子為僚泉人賢真公又賢二幙君常言滅門
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而已真公擊節其賓主間議論風旨如此在洪秋價
偶平酒吏獻策令秋輸以秋代苗君曰秋貴抗賤常也
今俾權輸後為求例矣滕公強勉矍然罷之先是官令
城中鹽肆各出緡易楮鹽儉魏彬請括責南昌新建口

岸三十處鹽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異城市小販非巨
賈繼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佐
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小爲君恨
焉君號一卅宿儒而兢畏挹損特甚於他人與童子言
必誠必敬性清儉敝裘故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毫
不苟取將去海安舉例券九千緡歸之有司贖使吳困
歎伏晚節倦游兩奉叢祠積所朝散郎賜緡魚袋年七
十二紹定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家君諱良鳴
曾祖伯通擢進士第爲兵部參軍學寶獻書釋褐終漳
浦尉父秉白贈朝散大夫所諱草堂先生者也草堂當
阜陵時外堂以孝廉薦傳家惟書數厨君既仕系俸令
買祀田事兄如父拊妣如子旬浹一會族黨勺羹杯飴
常剖而食娶田安人元六年卒墓于城西龜紋峯之陽
子棫太學生次真孫次淮孫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匱
合葬棫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同研席君於衆兒中顧
余獨異余爲建陽令發學久矣君自江心歸方留錢十
萬市坊書寫亭余壯而惰君老而勤可愧也夫然受教
四十餘年情誼素篤記河東之先友傳葉陽之耆舊固
後死者之責不容辭也銘曰 謂才學不足以發身兮
或英妙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皓而栖遲

七秩非夭方外郎非卑其學山海方所試髮絲烏岸後
人方徵此埋辭

孺人鄭氏墓誌銘

故海陽陳令君諱坦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二月
六日卒年五十一明年三月丁酉合葬于令君之墓子
男二人珽修職郎知州大和縣主簿瑄將仕郎孫男
一人渥將仕郎女五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錄事參軍趙
汝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塢公事梁
均餘在室孺人諳懿素少習經傳至釋老諸書皆口誦
心記多識故家事以元樞之女嬪相國之孫門盛族大
而能盡敬極孝其於已者嚴之早於已者慈之內外無
間言有婦道焉令君歿孺人作冢舍靈巖山之東閉門
自誓閨闈肅然有妻道焉課男以弦誦訓女以箴史其
持家以儉為主然伏膺冠昏率禮無違有母道焉珽泣
謂余子辱與吾先人游今吾母將葬盍銘乎余惟孺人
席華腴之執而無驕侈之累履變故之地而有潔白之
操敬述其大槩於誌若夫兩家爵里世系在太史氏不
復著也銘曰孺人母汪端明之女率我家法作彼婦矩

韶州翁源縣令從政王君墓誌銘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俊人也
有場屋聲六上春官不中

第終於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志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
翁源令里巷嗟惜翁源君將葬孤時來乞銘余曰銘必
有據也子之先人官薄而事軼異乎銘時袖書一卷載
君世出言行無毫粟漏失余覽之愀然曰是可銘已按
君之先自泉徙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朝議
大夫知常德府君以父任爲徽州黟尉比去邑無盜爲
南劍理掾俗很刑繁君至剖讞無滯再考獄空州人以
爲異事治翁源先教化患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厲之
立墟市行保甲通商弭盜瘴俗甦息不幸半載病卒秩
止從政郎年五十二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
年紹定二年十月二日葬于塘基井山之原前夫人方
氏先祔祖塋與君同山異壠今夫人林氏三子嘉早卒
次時次鼎鼎爲叔父後二女長適戴守中次適蔡若公
次未行君樸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喜游飲僚友每曰王
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鞫其獄尉計
郡僚懷黃金爲餉君大驚謝絕之尉慙曰理掾卻吾金
敗吾賞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御希遠劔守朱
公端常嘗以大小狀薦君君自不汲汲故莫有繼薦者
或爲移書求職司君寘架上書生塵卒不取觀時所記
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它廉退二字而已夫

不受金不負舉士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事為卓行為
虛世變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叔季
之窳退歟然而榮涂華軌夢想絕企先疇獲廬尺寸不
增老選調位不足達志歿表祿不足返喪烏虛廉退
為之也銘曰 吾嘗游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彬少君謙
謙然寧德無一名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淹嗟夫界不肖
者常豐享善人者常廉莫致詰於茫昧庶有光於幽潛

亡室墓誌銘

福清林氏自南渡百年號禮法家君曾祖適龍圖閣直
學士祖埏知沅州父瑒今為朝請大夫直祕閣為余妻

文廿一

二十七

十九年余宦不遂江湖猶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
俱嘗覆舟萬難十口從死獲生告身囊裝漂失且盡余
方窘撓君夷然如平時又嘗泛灘江柁折舟漩危在瞬
息君亦無怖容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嘆
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業其儉至惜一
錢然於孤遺則抽簪脫珥無所吝其仁至不呵叱奴婢
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廢官行已退休之念常
勇於進為澹泊之味每釀於酣飽者君佐之也余調建
陽令君已胃弱惡食抵官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逾好
不類病人余垂滿君苦脾胃頽頽成丹黃芽百粒不止既

與父老鄰垣環匝縣門膜拜所謂佛者為君祈安既逝
邑人相吊如喪親戚既訃鄉之賢士大夫比日言余曰孝
敬慈順可為內則者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於庚戌
十一月十七日歿於戊子七月六日年三十九明年小
祥之翌日壬申葬于壽溪西劉之原男曰昌既冠曰昇
女曰靖曰繁昇與二女皆天庶生一男一女尚幼初秘
閣公與黃宜人夫婦賢聞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
歸余之年黃宜人卒又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毀瘠泣慕
終身事姑太碩人恭謹處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意故
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皆哀而秘閣公與吾母之

文廿七

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指皆暗與
吾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主帥督戰君適患懸難
呻呼聒鄰壁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撓虜入大耻若
之何以小妨大也余媿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惓惓姑
父又以昌屬余不忍訣余曰鰥余身附而子不使君有
遺恨也君頷之而瞑及是為雙塘復為家舍以讀書休
息而今而後可以修身俟命矣乃納石藏中銘曰 黔
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以富貴利達望
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善好以義命為限止也然
彼健而此發彼壽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嗟乎君行

路之所哀况恩誼與倫紀也夫既無獲於彼則宜有傳於此也烏庫悲夫

後村集卷第三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祕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庭實左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太中大夫父盛朝奉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為藤州潭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苦爭虜不能奪伴話者

犯 寧考嫌名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虜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汀贛潮梅接壤岡阜深阻姦宄伏藏君弛蓋禁而盜清費舍庠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騷動君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玉虹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郡並洞

庭丁亥夏潦民皆筏居君適慮囚傍郡所過行視水災
擅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
交薦權州事前守童壘拘抽客木未用也總領檄取之
君曰木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頃被火未復
舊觀盍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與土木為游
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辟萬州
廣西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禦剛
也挾貴征利勢也守戢抗論理也國家於士大夫欲其
剛不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
蓋剛不勝柔理詘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官三十年

二十六

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始葺蕉廬疾起脾胃以紹定
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
封安人五子長鋤次鑽先卒次鏞次鏗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文賦里北山具坑之原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
書猿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
楷適娟有黃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
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人精練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
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它人使天假年豈不
為材公卿悲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庵銘曰 宗
卿仗節過故宮手攀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浹灑袞龍紹

興開禧時不同祖主復繼孫和戎憤平恥歎蒼舊空反
復前事思遺忠

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簿亳州明道宮林公墓誌銘

公諱瑒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格之曾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贈金
紫光祿大夫挺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兄璟瓌
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增學畝往時巧
州家徭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取秩滿差幹辦江西路
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路提刑
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司公事沈

卷廿八

運使作賓名能吏事壹委公沈公畫諾而已畿輔之訟
多撓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政欲
撓授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它人開
禧末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
諸王宮大小教授輪對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
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
堂除授未公宮掖請謁不肅孤士沉下僚窮民茹怨氣
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
治而終不可善治別疏言戰鬪流移饑疫盜賊之餘民
生可哀內帑積而不散掖庭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

繼富貂璫藉營繕而乾沒盡計論裁搏以裕民乎又言
今天下之財盡歸賊吏破數十賊吏之家可活數百萬
之民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坐楮價罷
茲民動以減落許善良持官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
予者受者俱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許者罪如詔書未
受錢者未爲行用止罪許者民不復許監司按產高下
配民藏楮公曰民未戶曉請爲期屢竟之撞點官至公
又使吏摘語民得爲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多佛寺鬻
寺取財名曰實封逐僧沒穀名曰拘椿公悉罷之郡計
反羨蠲三縣夏稅寺院五之一第一第二等戶三之一

五廿八

甲

第三至第五等戶半蠲之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以
搏節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爲主待吏民至誠無鉤
距然情僞皆得未嘗拒人絕物然非意相干者見公風
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獨公遺愛久而見思知
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
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有峒徭數輩鰥老矣相率造廷
願公母去改知袁州疾愈袁人將來輅力請祠兩任成
都府玉局觀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
訪落召赴行在再辭再不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
補退非爲高以病卧家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

可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云飭身謹行爲
郡廉平者朕眷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媿矣明
道祠滿有詔因任視勇退如榮進保閑冷如權位舊廬
略繕葺小圃粗種藝翫花木之芳潔不酣賞也愛風月
之高爽不嘲弄也躰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
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不可有
名不喜爲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
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動涉秋不愈食寢
少氣浸微猶自力無惰容對子孫無媮語整衿拱手以
至于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弱

冠據高科留滯二紀纔爲掌故學官中年去國白首辭
召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著晚悉焚藁惟存通鑑
記纂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揚震四知之論自漢謂
之名言公曰震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
言之至於我是不能使人知己也嗚呼公賢於震遠矣
名理之外他無嗜好奉已雖畱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
人傾窖賑歎買田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
爲難性友愛與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髮時
論以方二疏遺言無一事可恨恐戚吾兄耳配宜人黃
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隨母聶夫人依簡肅林公

簡肅愛之如子既嫁公嚴之如賓爲人有識量達義趣
澹食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年卒葬清遠里福勝山
之原二子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
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
肄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
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家法然也
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不幸克莊
悼亡公始衰病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奉公合葬哭
謂克莊子宜爲銘公制行冲約有黃憲陳寔之高論諫
明辯有賈誼陸贄之通治民豈弟有陽城元結之思可
以厚風俗尊朝廷而浮湛閭巷績業不究惜哉自古及
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主莫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
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行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
易所謂遯而無悶孔氏所謂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
而傳者也雖然不可不銘也銘曰 余欲揚公之善公
不近名揭公之清公畏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苟有
名筆卓行循吏非公其誰於乎後人勿廢茲碑

姚元泰墓誌銘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
莆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真公德秀

也天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落筆千字辨麗條達累上
春官不第 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五紹
定庚寅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壠二子悅早世
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兼取漢也遺
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
士陸贄權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儔韓愈是也士得
自薦行卷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
本朝文法益密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
糊名焉置棘焉歐公欲絀劉輝而得劉輝蘇公欲取李
薦而失李薦二公皆文擅當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
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於春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
疏義音訓皆暗誦入試用某事某事出閱無一字差銘
曰 昔孟氏有天爵人爵之論嗟君平生所欠一第若
其天爵豈不素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墓誌銘

安人顧氏承奉郎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郎清湘通
守百嘉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二月
既望病卒於是承奉公歿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
合葬烏石山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
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

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實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觀
書而是是非非皆中於理通守成童時誦通監安人聞
秦皇漢祖事以爲仁暴不同興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
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爲永春宰有惠政則
曰老人之教邑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禮所謂浮屠者
屢矣嘗言一日中須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
人見里中好善者爲惡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
守仕益久家益薄詣其居井曰蕭然升其堂穉耄歡然
勤孟母之機截陶親之髮若千金之索焉負季路之米
烹茅容之雞若三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葬通守命
克莊曰銘以幸子謹攷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耳
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顏母林本路茶使某之孫銘曰
一簞半菽共安臞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
悲也夫可悲也夫

林龍溪墓誌銘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
臨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發
言主於謙厚若恐其有振觸也制行歸於平實若恐其
涉矯亢也爲人自初至老大槩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
弟而已然克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蓋人有所未知者

尉增城豪吏湛涓拔巨貲倚長官占營房廣私舍君曰
臺閭毀屋返侵掾湖州戒曉與濮秀二郎在焉先時諸
貴月遺庫官錢三萬允俸無度君卻遺禁允諸貴皆曰
司法清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
苦吏卒不勝飢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壹意拊摩
以術智立威爲取聽訟怒督賦寬曰寧得罪上官無得
罪細民寧貧吾縣無貧吾赤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
歸以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年六十一秩止宣義郎賜
緋魚袋四年三月壬寅葬于常泰里羊平山之原夫人
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幼初君大父秘閣案更廉節父
徽猷使閩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泉明福皆大州以清
節聞天下身後墜屋一區田尤薄君廉肖乎父祖而官
減乎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暴富本乏寸
椽俄美輪奐舊無塊土倏巨阡陌者皆是也陽虎曰爲
仁不富優孟亦曰貪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
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爲人欲方勝天理未
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而揚震袁安之世
真矣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秘閣公諱孝澤徽猷公諱枏
母令人黃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叙而銘之
銘曰 崛起而腴素官而臞倚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墓誌銘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暮月孝曾死里中慕
其容德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將奪嫁李曰夫死而背
之不義姑老而棄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
如貧何李曰蔬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
繼乎廼謀於姑取姪之極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
又疑之曰激於賢者每渝於父令於始者未必不繆於
終也既而李事姑誨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靈非歲時
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蓋十卒而姑
沒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

者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寡甚至無
以養生送死李紮積銖寸遂成中產冠昏喪祭未嘗求
貨悉舉三世菽寄之棺及其夫序葬於常泰里蓼洋山
復葬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基山預坎其右曰它日
以我附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嘆而高其節顧其才
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李寡居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
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嘆者又從而悲哀悼惜
之也子宜續遵遺命以明年二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
人李綱來求銘昔歐公書斷臂婦人以愧五代之為臣
者余錄李氏之事抑揚反復非止可為內則學士大夫

覽之亦足以自傲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使
爲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能任
嬰曰之事烏虜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顏通
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言不出梱足不越户少
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絕之緒是爲
節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墓誌銘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符與其弟籥祔其
母夫人于父府君之墓徵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者莫
如吾子願筆之方劄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駕君之

文共八

二

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潮陽令父某
蚤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
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温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
乎母宋政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具
緝季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色常以古語勵二子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我婦人不解書意豈謂勤則事
無不可爲耶別駕君果擢第籥亦有聲場屋夫人養居
二紀別駕君遊官四方板輿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
主簿教京口士皆曰賢哉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
官母教也別駕君仕宦顯朱綬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遽

以庚寅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二子符箴三婿貢士
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樓穀穀四明人孫男曰子同嘗按
江東清解曰斗孫孫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多閨
門淑媛之事其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蓋不
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畧於婦人女
子若以爲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
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夫之令
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史所載皆合銘其可已乎銘
曰 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丑懷安升堂拜母夫人有
規令尹敬受烏率夫人豈惟女婦使爲男子凜然節守
我銘匪誣以訂不朽

丁元有墓誌銘

蕭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彥先者傳四世
至君之先府君諱珽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樟皆貢
于鄉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己未第今爲宗學博士
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
子監舉庚辰內舍校定紹定己丑九月辛巳試上舍方
握筆屬思暴得疾扶出卒允蹈齋年六十九博士哭之
慟告于朝乞護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贖歸敢北山
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葬于豐成里後洋之原

君在大學三十年行藝絕出屢擢益銳己亥舍闈既定
魁選以詩複韻絀時御史劉公棠董試爲之太息今
上龍飛父于學者例得仕君獨辭不拜爲人於倫紀家
篤視親戚朋友急難勇徇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母葉宜
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拔漕解南英後伯父二婿進士楊
龍起黃景宣龍起者固烈士聞君訃徒步赴喪不幸亦
客死初府君刻意誨子以詩禮名堂艾軒林公爲篆其
扁君兄弟競爽珠璧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
不得年華而靡實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
箇焉嗟乎積而報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理烏在哉雖
然智力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
士贈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
猶在其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論則
爲善者情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諸銘曰 天
下聲律尚莆體莆體發源自丁氏君取先鳴唱諸季具
融徐寅斂衽避惜哉舍法虧一貫身不及試在厥嗣

方子約墓誌銘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
壯字履之朱文公門人也爲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
君以鄉賦上春官道攷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箴

夕爲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
書賀復齋焉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
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樞祖母府
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父德慶徽俱未上君爲人清苦
自勵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
間之師質之交而措之民無未合者焉爲令佐不鉤距
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爲師儒不牢籠以釣譽然士
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
一委諸命未嘗加毫髮智巧於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
能進君者惟潭帥溫陵曾公表其邑取潤守金華喬葛

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郡廟君亦無

翁翁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疾卒于寢年五十
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
字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簪次子斗孫爲嗣其年十二月
壬午葬于保豐里丘澤山之原君處衆中澹然冲退形
氣之清足以貴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
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信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
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於君歿而無善可書有
媿不顧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其身如圭
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憾耶曾祖翼祖

耀卿父申之贈宣毅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 吉士當
人古之所賢委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于外於理宜然
其人則全復于斯阡

柯孺人墓誌銘

夫人柯氏世務郎溫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改
元三月癸未卒葬南安縣某里某山工泰閩清縣尉女
適人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鎮新古田縣主
簿儲應祥前知福州候官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留元
治其婿也餘爲尼初承務君太夫人聶巖姑也夫人事
之而順承務君踈財而好禮貲不益而費滋廣夫人處

列女傳

十五

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拊之如一晚得風痺疾
一日寢驚寤曰吾夢一奇女持花來今帷帳內異花無
數即具盥易服使侍疾者誦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
合之外果有所謂西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
矣未有至其方者惟後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
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志之信也然而疾疫不能昏死
亡不能怖其視沉繇床第貪生怛化者豈不差賢矣哉
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消搖之歌易簣戰兢之
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 死生之變豈不痛哉
達矣夫人孰爲去來

方東叔墓誌銘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履之受業於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焉君未冠辭藻軼出遇鄉先生課群兒郡博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技精手熟雖不斬中的而自不能外於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里中必喟喟歎息君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甲午始與其二子洵孫清孫同拔胄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拆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

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珪素聞其名檄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成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莫不擊釐而相吊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場血益燥形益臃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在烏石山三子洵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洵孫尚幼初履齋辱與予先君游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

非其族戚朋友而爲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爲之喜戚烏虜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悅於衆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携洎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季復出屬纊顧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銘曰 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壻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天且卑彼貴以年烏虜柰何命制於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黃柳州墓誌銘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廉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矍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閩至八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文炳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爲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胄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爲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校之女一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

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幸卿棄疾辛
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
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貴游
靈獄寃豐城築發堤修學政徭攻賓州公調土豪義丁
夾擊難獮無遺絕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庾皆實
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
公所至剛峭自立疑疑有風稜不肯隨世俛仰其在潤
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諫官誅賄不
得去同時污吏檢夫多據要劇超顯美公方閉關蕭然
食仙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摧
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忽死矣公事母齊國方
夫人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鴈行凋零始衰多病俄而
季弟番禹通守麗復天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簣
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院孤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焉銘
曰 寶紹之相放利怙權以賄少多為人否賢富挈諸
胥貧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瘴煙端平反是廉約者甄
公不少需遽蛻而倦前厄乎人後制乎天嗟嗟黃公返
于斯阡

周夫人墓誌銘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余

以善有過必面規不少怒秩滿別余曰吾歸養吾親矣
既別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之猶意
未必堅且父也紹定己丑君間居五年矣其年十一月
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令不行免喪猶不調官余
滋賢之君書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余居田里守宜
春使番禺君書歲至至必速銘余賢其子又賢其母乃
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師古母胡氏年十七
為隱君子熊炳子著之妻三十有三年而寡又二十有
七年而卒年八十六其少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
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妻姑叔字夫之庶弟卑者懷其

仁及其晚也家徙而愈豐資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
孫力學文質彬彬預計偕者七人州邑推其義方烏虜
全奕明年九月壬寅葬撫州臨川縣明賢鄉北山之原
五男子大統大經從事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
公事大原鄉貢進士大模大綱二女子嫁范汝翼范伯
震統原綱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
孫誅孫餘未名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鼎
來范定子皮巽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巽
登第為袁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友
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光潔如陶母成家如巴

寡婦合於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情不能有以發也將
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 簡短一篇寂寥數句是惟
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集卷第三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名宰傳五世至龍圖閣學士錫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杜為慶曆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於朝奉郎贈正奉大夫焯為曾大父於右朝請大夫江西提舉常平地為大父於右通直郎知萬載縣累贈中大夫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簿華拔籍欺隱老吏駭伏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叟誦經眾中公叱從吏收縛叟具服實殺此人取金棄尸其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叟尾吾出郭營營往來五固得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絨片帟來云某東方游飲亟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羅發懼者眾矣施公矍然為罷羅卒去為弋陽丞攝令永豐前此負課為六邑殿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速法違期者公接吏百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竄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歎息具剡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甌寧吉

之龍泉公以既寧命脉在鹽徒督賦無益悉力漕鹽民
賴以寬龍泉參平谿峒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欲難
爾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要東出
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庭空無事
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橫公隨
事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其罪顯遠方有旨
薦士從以公應詔推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為
地公奏片懦貪發技勇廉下令得盜贖十予七皆爭自
奮始公未至郡獲制盜吏受賄輕其辭奏下當縣已論
決復舉劫公命皆斷手以徇通歲發予二百為虜使挽

舟盜乘其間公說夫代卒盜不得發屬邑民感高盜私
捕吏徂擊郵卒公會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技其俊
秀相與亢禮士風一變禱旱普服水湧起燥瓶中高數
尺雨三日歲大熟召為太府寺丞入對之於崇明料角
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十分番吏處外兩滄景內與黃
魚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為然在職吏始不
敢以敗惡物入府庫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
遷戶部郎中諸路負收曹錢巨萬郎官日握催符其實
操縱一出吏口公始以季為限既暮所負十減六七時
與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旰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

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募兵方急諸郡希賞
至驅掠市人吉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黥數吏然後定
監司又不按吏所下文書多復不報公厲風采嚴條約
尤惡鬻墨撫吏據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捕流之
海島以妻還民郡守倚兄居臺憲贓垢狼籍公方劾治
俄與守俱得祠再其起知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二年
十二月其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祔于中大公
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其官次采
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杲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
准西制置使知廬州次美故其官次斐文適任應南

二北五

張嶧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行孝謹中
大公卜葬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步晨出治冢墓歸省
黃夫人以為常歲時饗祭蕭絮雖老猶躬饋奠居官方
介自守在贛辛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
蓋俱受其薦慨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
先發公徐護送其孥而歸與牒于辛公辛有媿色因屈
入憲幕在戶部進西有魚池亘二百里贍千家為權要
所擅且十年公奮筆奪還即歲得舉改官二負臺官屢
托某人不許其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外片
史以謝而內銜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性沉審有謀慮

將出按刑力為上言一路軍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慶
在旦夕者後二年而有峒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登止
皆有常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益然於聲色貨利
常推而遠之室無吹彈囊無蓄糧惟醴嗜書手鈔通鑒
首末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深自晦匿故少知者訓
子尤嚴東字晦之某字子野皆擢華與侍郎各以詞翰
擅天下不佞母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侍
郎於余金茂同歲某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侍郎
方守安豐解軍國貽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昕敬
拜德若曰某其冬復被圍虜竭攻械不得騁又解去天

二九

子擢子昕列御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
奮擊斬虜三萬虜又解去天子擢子昕侍從於是復來
連銘恭惟 昭陵為人物極盛之時然先賢已有中外
惟一杜杞之歎迨今時事益艱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
於乎杜氏之世德遠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宜
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筆顯人乃眷眷於余豈非以
其相從久有交誼官情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
而銘之銘曰 杜氏本出京兆高年廣明避地始居淮
甯後徙岐臺合家推川待制以材學士以賢猗尚書郎
是邇是公少以剛聞至旄不遷其終於家如處子然

勇而往萬夫莫前勤民孳孳憂國倦倦鏡情變暖燭事
眇綿挾持孤直舐觸貴權豈不顯融志業未竟既訕於
人宜伸於天是生貳卿伏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壁全
宗澤陳規相望後先人曰貳卿忠塞天淵貳卿謙謙翁
之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求厥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誼
師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弟
也繇父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
靖州知德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劔州擢大理丞以親養

辭知惠州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恭
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三月己酉晨
起盥櫛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
氏二子增奉議郎前福州懷安丞辟從事郎潮州海陽
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冲祐觀鄭逢辰次許適承
直郎宋應先未行而夫其年八月壬申增等葬公于南
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嫡母魏國聶夫人盡孝魏國
歿事具如嫡事凡如父官箴尤謹管局務醴琰不能流
歷郡國苞庇無私覲家人非時需銖茗勺酒帑吏憚公
不敢與在惠安與二州也皆增其學廣剞劂坊繕廢橋

雖厚費不少靳為人恥表襮寡言笑群居鮮知之者恬
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留洛視新進少年捷
出騰上處之夷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爲作銘焉嘉定
以來柄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子專用門閥取人雅重
復齋將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助我於是復齋
方勸 寧皇攬成權肅堂陞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
貴胄免試尼公兄弟迭領民社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
取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
十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近而公
忽忽死矣悲夫公資古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
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正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門扉當
使煖熾筆可開闔者公晚即西偏闔子舍規模益狹於
舊烏序謙厚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
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 維古世家源委可推
石以謹蕃樂以仗墮懿哉陳公公父兄是師以儉爲訓以
厚爲基積之切替韓呂庶幾吾銘可徵一無愧辭慰爾
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塔銘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世業儒幼弃其家依疎
山寺始游諸方求道甚苦坐起倒顛若追罔兩而捕景

也既至蔣山忽有所悟歌哭狂恠若獲夜光而按劍也
夜造方丈叩疑鈍師言下有省流汗洽體方寸豁然矣
乙亥入闕與同參僧嘉居囊山辟支巖或強師北歸至
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趺坐日啖乾糧半掬
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以爲鬼物惟長老祖洪獨加
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衲內甚師遂來石室衆
買條塘廢庵以居一僅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時學者輻
湊有欲崇像教求利益師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
緣禮名山師曰佛在邇不在遠有言今世發其願來世
覲其報師曰勿妄想有舉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

文卅九

七

難撐拄師笑不荅示人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
聞其微言遠而嘆曰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
而付之一默行徧五湖四海而歸于一室者簡捷云乎
哉郡以光孝囊山丈席屈致師搖其首居辟支六年篠
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
十七塔在庵東初儒者陳公必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
矣猶待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澹
薄窮不改變老不退情所以持之者美矣惟師而後可
以爲此言未至於師而爲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
暗合又奚傷焉余交林君希逸尤重師誄之曰六經之

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萬余銘曰 師未嘗蓄筆硯一
日拾炭煤磨梳底為吾母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不去
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
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噫師賢於神放常秩董遠矣余述
斯銘以警其徒亦所以愧學士大夫

朝請郎直學士閣林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選賢俊植耆艾喬公行簡大耋奮
庸李公墓徐公僑張公虛晉秀眉船背接踵造廷而壁
帛之聘四出未已江西曾三異公華杜旂各年八十餘
起布衣入館閣俄復以朝請郎直學士閣觀福清林公

二十九

瓌為軍器監主簿或言公不可彊致以知寶慶府公頓
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祀官崇禎觀又六年溥佑改元詔
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學士閣主官批洵萬壽宮二年
正月辛巳卒于家年九十其月某日與夏安人合葬于
某山某原子男二人公亦命判泉州某孫男四人
式之高安縣主簿某某將以遺補授公字景溫少與
兄璟弟瑒同擢淳熙甲辰進士第麻山縣主簿仙遊
縣丞教授沅州知陽朔縣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
知容州在郡年餘之祠蓋退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
崇禧者三而終於桃源焉公自為小官屢與當路有異

同儂州委視輸以綿山剩餉錢五萬公曰歲剩九千兩
以為常官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語
公曰此鄒浩所不肯為也然以臣子視君父其不敢辭
作乞改屬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
選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州由醴陵入湘江以餉
襄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通醴陵中間陂澗百餘所當
此亢乾奪粟毀堰不先撥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津發
和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邑四面阻山
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雖有粟不可致
郡為鑄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二千碩聽椿留在縣又

文卅九

奏記倉臺曰今州縣或十數在木磨鑰豈復有粟
哉為法自弊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上實數歲豁一分
為耗折所積不許過三正所豁至三分止使者陳公貴
誼奏行其說於諸路七與上官往復論辨其眾前為谷
管者抑民市鹽白米正耗外斛加一斗公悉釐革以紓
民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尤善屬辭場
屋之文歷一甲子機鍵如新而平生取以文名精練世
務材臣能吏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
知在萍鄉也鄭公性之出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
午之招最後禮部李侍郎劄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

辛丑之褒時論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尊上壽視聽步履纒如中年饋莫必躬登覽却扶宗戚慶吊必與不以老伯自居乾淳輩行凋喪略盡後生及門欣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貧自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一叟爾前平一歲預言其期屬纊顧猶子公遇曰身妾也去則歸真矣公遇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者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豈為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愔然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歎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譏歆至死有愧豈若布襦羶羊裘而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貶議惟公歸然獨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祖通中書舍人贈少師父挺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銘曰 公葬厥妃因葺數椽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豈不華顛老父來吊謂之天年公則異是鶴舉鳳鸞視區區者猶腐鼠然甘藜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冠商論遺編亦或娑娑水涯山巔年幾百齡雪鬚紅顏談笑而終有如蛻蟬烏虀如公乃可謂全暇如斯銘

揭之于阡

林養真墓誌銘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石即謝病去先皇帝子節今天子賜環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重天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而堅其決者亦其二子之賢焉毛寒齋次君也諱公選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黃宜人歿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右跣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公仕無超遷貲無悖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故山林皁壤有真樂外幹父蠱故冠昏喪祭無闕

禮它人視其門庭蕭寂井曰荒寒若未易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友謙謹特甚惟臨財則恢跡儉絕不類其為人田園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富者化其廉貧者懷其仁歲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燈爇然語心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矣初寒齋當赴寧化尉建女戶曹比且棄不就君亦以父遺澤與其子觀二君主璧元身臭腐外物其制行高詣理深高而深者余不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祐改元君携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戶限詎宜

南轅故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帥番禹至潮拉君父子同
載余聞之驚曰君胃無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府
治之東偏俄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
丁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村觀曰返隕歸孳於我
乎費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田源山之原配王
氏以賢稱二子曰觀曰新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
左王謝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
退必牽衣挽留父為善必掣肘撓壞年耄矣而不使休
息登衰矣而尚勸調護多欲捨清德崇侈敗素風者非
一族也豈獨禱與攸乎君世德遠矣自中舍為南渡名

文九

十一

臣沅州伯中舍寶章似沅州二君似寶章觀弟兄又甚
似二君烏虜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兒也觀
來連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已詳於外舅之碑銘曰
古有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
篤倫紀使及孔門有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
心性亦采彼書君達死生寧計去住而我何為猶哭君
墓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
趙公與江湖士交葬之于西湖北山水仙土廟之側自

歟至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壻也錄季蕃遺言
介婦翁徵銘於余烏虛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
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子也嘗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頽
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于婆後
去婆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一身之
外無它人以貨為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廨院
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
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
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編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
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濠野王之逸

文世九

奮袖起無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嘗客孟良前方孚若
家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
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年膺月乙卯社公輔
臣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
以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
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下上戰場兩鋒直者也中
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
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侶之乎季蕃笑曰
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
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曹

景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亦天交游追念疇昔挽紫芝
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誄乎若季蕃會哭已而景
建應叟俱死今又銘季蕃焉稷下之談幾絕鄴中之舊
略尽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它日銘
余而誄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 昔眉山公欲以和
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
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蓋不躋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墓誌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清
林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比屋禱祠屬續行路相

文九

吊歸隱罷市祖送同僚至有遺子護視及閩而後返者
時距公歿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璟君其子
也名公慶字養源孫祖澤歷晉江尉興化簿漳州法掾
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官中年常慨然欲
挂其冠余每勸止端正之未既除母黃孺人之喪不謀
諸人自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年纔六十一余聞而歎
曰君於是不可及矣昔邴丹戒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
資格雖筮庫可無愧蓋榮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
才智之所騫券內寒賤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
無分表之念併與其券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

承傳郎選率需遠戍爲掾丞時上官屢欲論薦輒與謝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干堂覓奉爲何事旣得謝以家務傳子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名理無雜交風日佳時略至戶外無遠游淳祐壬寅秋哭其仲子十一月己卯以微疾終于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豫晉二壻從事郎新監臨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姚圭孫男五人孫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于靈德里牛田山之原君曾祖適建炎中書舍人祖埏知沅州至君父子僅止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門舊族守而勿失者曰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紀羣貴於父祖矣當時乃有公慙卿卿慙長之論彥回榮於群從矣識者方以爲門戶之辱豈士君子承家繼志以德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歟烏乎君有辭以白其先人矣銘曰 不着其鞭而懸其車彼通我室彼澤我臞廉而仁者類如是歟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墓誌銘

林氏皆祖九牧爲莆大姓而居前埭者尤蕃將作監主簿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珪蚤孤自立場屋頓挫迺力教子塾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孝君與朱孺人益勤生葺家築分錄爲幅尺拓硯齋爲上腴然

他人爲之者或損書喪德君曾嘗適中不以儉發禮有
無相資不以富害仁寔人昏莫扣門謁必有獲蓋君資
厯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
以希孔入李霽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
奉郎人謂君夫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
而君病初若無苦若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五呈幸
有薄田舊廬汝輩能讀書貴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
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三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
長樂縣尉次希吉二女長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
次適文林郎方伯春蚤卒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其年十

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于北亭山之麓從治命也
初佛者黃涅槃爲君鼻祖武衛公卜葬烏石峰曰鳳凰
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簪紱不絕人以
涅槃爲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既葬而露其棺
之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天
生德不可以常情論歟抑其偶然歟吾意涅槃復出必
曰科第簪紱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近武
衛冢一牛鳴許亦吉乎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迪功郎
父亦爲銘曰 實氏五桂義方力王氏三槐由陰隲君亦
好善者州城三秀煌煌聚珠璧仲也策名探囊獲勉哉

聯翩季與伯其祥不專在兆宅

趙孺人墓誌銘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屏居野外人知余不復用此求名利而西者與得所求而南者鮮及余門徑草沒膝一日有新漳浦西尉丘君雙薦求謁袖西山先生與其大父遺墨數幅俾余跋尾意甚眷眷察君之色若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踖蹠而對曰吾婦趙氏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陵以書來求益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索索言之按孺人名善意曾祖仲忽檢校少師建節開府判太宗正事贈太師謚簡獻

三十九

十六

祖士瑀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贈太師謚忠靖父不慮右監明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提舉明道呂贈承宣使新興郡公母令人任氏少孤依兄兄歿汝堂兄潮陽通守善慶通守以歸丘君人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爲翁主在先朝爲族姬非以貴下人者已而事夫順舅妯娌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舅姑奉夫生母其謹丘君嘗薦于鄉旣姻濮邸法當拜官有沮格之者將如京辨理孺人曰吾伯姊嫁兵中父別思一面盡偕行乎及丘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爲恩澤侯也俄而丘君再薦于浙孺人益喜庶幾夫子之果

成名也是歲丘君挈其孥還里而返試禮闈孺人以疾
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
月辛巳葬于晉江縣興賢里三峯坑之原男呂孫尚幼
丘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之享欲使孺人
托余文以傳者或警余曰子禁綺語而操彤管乎余曰
蒙叟不云乎既謂之人烏得無情余昔亦踐此境每讀
潘騎省嘉蘇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人必
消磨今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立君有斷絃之痛
而无鼓缶之歌也決矣銘曰 閔鼎貴兮宵神明顏舜
華兮德和平方好兮琴瑟鳴忽變滅兮電電驚樂極
兮哀生事往兮迹陳悲哉奈何兮其之斯文

林處士墓誌銘

乾淳間莆之李者皆師之軒其高第曰林田字叔疇文
軒死嗣為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為達
材成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
父李先生之李志先生之志亦之幽不改其操以卒年
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申子駒葬君于
國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
死又无以發其潛駒為弗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之昔
張禹以論語是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為師傅貴極人臣

禹諸子列九卿諸曹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
於二子矣先生學通禹榮所不能通者然而無二子之
榮遇有再世之不逢豈其懸於天而無豫於人耶夫天
道逶迤而難見儒効迂遠而不近孔氏自考父至周末
巽代而夫子生焉王氏自博士至銅川府君六世而文
中子生焉修爲人也遲速天也况駒賢而文安知非餘
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駒長也次騏後伯父二女嫁朱休
誠余國蘭孫男五人銘曰 吾先君子學於叔疇吾猶
識君揭于茲丘

後村集卷三十九

